

新加坡青年書局《再出发文化丛书》 3

草根作品在当代文学的缺席，
令文坛苍白，也令作家羞愧……

轮椅上的 钢琴声

雨川

轮椅上的琴声

雨川 著

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

《再出发文化丛书》

主编 原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书名：轮椅上的琴声

作者：雨川

协调：韩瑞琼

打字排版：彭竹生

封面设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231座#02-27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63379552/Fax: 63369130

印刷：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初版：2007年2月

定价：S\$16.00

ISBN: 978-981-05-7422-2

再出发 往何处去？

（总序）

《再出发文化丛书》总编辑 原甸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期盼，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焦虑。我们是在经济的年增长率方面编织期盼；我们又是在文化的渡口像一个失魂落魄的艄公为摆渡方向而失措。全球化的文化攻势不可避免的存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多元角力，而所有的赌注都必然集中在强势的一端。法国学者菲利普·英格哈德更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预见：“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

我们弱势的文化命运使我们无缘研究在全球化文化大潮中我们的浮标定点。因为对我们而言，整个文化链条上的累累死结已经耗尽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有“剩余”思维思考全球化文化现象的正反效应之时，我们还要殚精竭虑地为我们所特有的文化沉疴负重抢救。文化基本载体的纰孔入水，使到整体文化建设的“事”与“功”长期失衡。

文化载体与文化实质竟然可以如此的被切割，为了载体的存亡，我们已经把文化无底限的简单化和浅

薄化；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在不同的文化王国踔厉风发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疏离空间的量度是令人羞愧的。

“四小龙”固然是经济的金榜，但缺乏文化的底蕴作为支持人口素质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将像单翅之鹰，独对苍茫天地而饮恨。也许五十年后，我们将听到补课的钟声。

我们感怀良深，凭着对自己国家、人民和文化的感情，决心编一套尽可能有要求的丛书，这就是《再出发文化丛书》。我们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也不知道果效又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喝令自己“再出发”的时候，我们当往何处去，因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处处失灵，到处是失控、拥挤和烦躁的喇叭声和杂音的高分贝。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出发，我们总要向前。本书局在另一套名为《四海慈爱丛书》的序言中，十分缅怀希腊神话的悲剧人物西西弗斯。他每日推石上山，而山顶却是尖锥形的，巨石无法安置，便滚落山脚了，他的悲剧是一定要完成“安石在山”的任务；因此他的命运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止境的进行推石上山的苦役。西西弗斯据说是辉煌的希腊科林斯城邦的建设者，相信他在苦役中科林斯城邦必在他的心中化成激励的力量。

世界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即连神话与传说也有许多相似。从西西弗斯我们也想到老祖宗的愚公移山传说。这两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励志经典，在实用主义与庸俗主义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愿与文化界同仁时时思考这两个恒古的大傻瓜。

文化再出发，往何处去？

请读者作者帮助我们。

目 录

郑增寿·····	1
罗记铁铺·····	19
轮椅上的琴声·····	38
在森林里·····	54
窑火·····	66
尊严·····	74
三国故事·····	79
货仓里的老鼠·····	84
长街本纪·····	89
野猪王·····	100
戏院·····	107
浓烟·····	115
空头火·红烧肉·····	122
故事·····	137
后记·····	148



郑增寿

熬过了一整个晚上的辗转床褥痛苦莫名的失眠之夜以后，终于，在天亮之前，郑增寿才有短暂的入眠机会。但是这短暂的入眠时间，也是恶梦连连的。一忽儿他梦到他掉在一条浊流滚滚的大河里，而他的妻子阿秀则站在岸上无动于衷；一忽儿他又梦见在唐山故居，有一道墙崩塌下来，压住了他的前妻阿双，他则拼命挖开残砖破瓦，要把前妻阿双从塌墙下救出来。醒来时，他看着窗外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山里的浓雾迫着早上的太阳跑去躲起来。只有窗口那棵红毛丹树，有小鸟在啁啾不休。许是它们要回来造窝吧？上个月摘红毛丹时，捣毁了一个鸟窝，里头有几粒蛋，掉在地上，都打破了，蛋黄蛋白流了一地。几只惊惶的小鸟，绕着红毛丹树悲鸣不休。那时，郑增寿坐在树下的破藤椅上，看着小贩们数着红毛丹。然后他们把数过的红毛丹成束成束地装进他们的电单车车后架的大竹篓里。最后，小贩们数了几张钞票交给他。他接过手，心想：“只有这么一点钱！”旋即他又回心转意：“这么一点钱，也好过没有！儿孙们都不回来吃红毛丹，任它们在树上熟烂，过熟的红毛丹掉落满

地，难以收拾又暴殄天物，那是罪过！”于是他心境坦然地收起钞票，无视那几粒跌碎的鸟蛋了。

那时候他已经经常失眠了。

失眠是痛苦的。整晚躺在床上，听着时钟滴答的声音。睡热了左边的身体，就翻过去睡右边的。过不久，右边的身体又睡热了，就急忙翻过来睡左边的。这样翻来覆去，反而令精神振奋，睡意全消。这时，蚊虫来了。那天杀的蚊虫呀，最喜欢在失眠的人耳畔缭绕，营营作响。就在黑暗中一个巴掌打过去吧！什么都没打着，只有打得自己耳鸣起来。耳鸣，是身体衰弱的象征。医书有云：耳鸣心跳，皆中气不足，心火虚浮；连该吃什么药治疗，也有说明。那些当归淮杞茯苓子，种种中药材的名称，在郑增寿开出的几千万张的药方中，都不知写过多少遍了。不外都是碗半水煎存七分，苦甘喝者自知，能不能药到病除，听天由命。郑增寿也给自己配方撮药，就是服而无效。渐渐地，他想到自己的年龄上来。不知是在四年前或是五年前，他还做六十大寿呢！到贺的都是自己的子孙。有他的续弦妻子阿秀前夫所生的，如今嫁在渔村开咖啡店的女儿阿好。阿秀和他所生的两个儿子阿蛟和阿龙，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些儿孙群中，少了一个阿秀前夫所生的阿猪。他在六十年代时在山中被军警打死了。尸首没得领回。阿秀也不承认他被军警打死，至今还坚认他仍在人间。只不过时常梦到他血淋淋地回来，第二天惊醒，郑增寿又得配方撮药，宁神怯火镇惊了。

郑增寿庆贺六十大寿那年，在新村一隅的这间简陋的板屋里，也着实热闹一番呢。郑增寿还兴致颇高，割了一张四

四方方的红纸，用狼毫笔沾了香郁郁的徽墨，笔飞墨舞地写了一个“寿”字。他写过之后，把“寿”字贴在客厅中间，自己得意洋洋地自我欣赏：“这个字，上头那一横，如渊停岳峙，沉实有力！左边那一撇，一沉到底，气势如虹！右下那一钩，更如金钩银爪，势如马奔龙腾！哈！这是我以平生功力，写出最好的一个字！”

他那些在小学校在幼稚园整天读着“Satu, dua, tiga！”的孙儿们，对郑增寿的意气风发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就连那两个郑增寿和阿秀生下的儿子，都没有兴趣。他们坐在客厅一隅，谈着：“我的那辆Honda Accord，价格七万多元！”“我的那辆Mercedes，是当了国会议员后买的，值百多千呢！”他们的妻子，躲在风扇下面，正在“I say, you say!”，却不知她们在“Say”些什么？阿秀和阿好，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郑增寿在客厅里孤芳独赏，不一会，也就感到兴味索然起来。

他点起一根香烟，仔细聆听他们在谈些什么？

“那个大饭桶，有何屁用？让他做会长，我们的损失就大啦！什么政经分家，这是什么屁话？现在的世界，没钱能做事吗？一旦没有钱呀，你不必坐Honda Accord，我也不必坐Mercedes！所以，我们还是支持X派！只有X派上台，我们才有利可分，有权可享！要不然呀，哼，死路一条！”

“吓！”郑增寿吃惊地想：“阿龙这小子，去首都住了几年，居然搞政治搞出头来了！”他回想起他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个左翼政党，也在新村里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有人推荐他代表那个政党，提名竞选地方议会主席。不但新村里

的党主席、党秘书到他家里来请他出马，连全州的党主席和党秘书也都三顾茅庐，非要他代表人民上阵不可。当时，他也被搞到热血沸腾，有慷慨就义之概。他还记得，提名前的那天晚上，他喝了一点酒，在党主席和党秘书面前摩拳擦掌，神气昂扬地说：“我郑某人，论诗、论词、论书、论画，有谁能和我比？就说论拳吧，郑某人也有那两下子！可以，明天我就去提名！把那些汉奸走狗杀个一败涂地！”第二天，他并没有到提名站去，迫得那些要提名他竞选的人临时另推一个人顶上去。竞选结果是他们这一派人马一败涂地。郑增寿并没有为那次爽约而惭愧。他还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自辩。可是，在他六十大寿那天，听着他的儿子口沫横飞地说政争的事，他又产生种种幻想。“如果当年，我去提名了，中选为地方议员。因为表现出色，又被推选为州议员候选人。再中选的话，就有希望当国会议员！啊，那时候，Honda Accord 和 mercedes，有轮到你们这些小子先坐吗？哼！”

但幻想归幻想，现实归现实。后来他所支持的那个政党，放弃议会斗争。有的党员，改为参加地下活动。后来，不是被抓到牢里，就是被迫走进森林。阿猪就是那时上山的。那个身材精壮头脑灵敏的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回头。关于他在山中被军警打死的传闻，还是从报上看到的。没有尸首，死无对证，但愿他还活着！

郑增寿想到这里，忽然瞿然一惊：“今天是自己六十大寿的喜庆日子，想那些死人的事干吗？还是听听那个搞合作社的阿蛟说些什么吧！”

他仔细聆听着。

阿蛟说：

“我们的合作社，出高利息吸收存款，是迫不得已的事！你想，银行给存款人的利息只有六巴仙半，我们却给十四点五巴仙！明知这是很冒险的事，但为了吸收存款，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再说，我们担任执行人员的，介绍到一笔存款到合作社来，我们都有佣金可享。为了佣金，我们就卖力地去吸收存款了！”

阿龙说：

“这种做法，不太危险吗？”

阿蛟说：

“不冒点险怎样发达呢？”

阿龙笑道：

“原来你的Honda Accord是这样来的！”

阿蛟也笑道：

“你的Mercedes难道是用你自己的钱买的吗？”

两兄弟相顾大笑起来。

郑增寿听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想：“你们兄弟俩，一个坐Honda Accord，一个坐mercedes，都发了达。可是你们的父亲，还住在新村里住破烂的板屋，每天，还要自己去替人把脉看病找饭吃！哼，几时看过你们自动掏荷包拿出几块钱，给你们的父亲去买烟买酒？像今天，怕又要给你们白吃白喝了！”

郑增寿庆祝六十大寿那年，是几年前的事。那年过后，他的健康，跟时势的变化一样，都每况愈下！阿蛟坐监牢去

了。阿龙也不好过，被控了贪污罪，案子还未审断。这几年来，他们一步也没回来过。只剩下自己和阿秀，两人临老守着陋屋，过牛衣对泣的日子。

患上失眠症，是他健康走下坡时就开始的。那时，他跟阿秀，已经分房而睡。究其实，阿秀跟他虽然是夫妻，却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们的结合，纯是一种需要。几十年前，郑增寿为了逃避战乱，跟随一批乡亲，从中国南渡而来。那时，他在中国乡下，已有妻子儿女，但为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忍痛暂离开他们。他还记得，在别离前夕，他在乡下的妻子还很坚定，他自己却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要不是那个将带他出国的老板骂了他：“不去南洋，你打算大家在此等死吗？等日寇打了过来，大家都没有命了！你现在先过去，把生活安定下来。下一趟船，我就再来带你的妻儿一同去团聚！”他真的要打消南来的念头呢！他来了南洋以后，就被他的乡亲老叔带到一个伐木工场当书记。日日夜夜，与深山大泽、参天古树为伴。郑增寿在乡下的时候，本来是跟随他的父亲学医的，所以，他也懂得把脉、开药方。深山里有谁水土不服，或是伤风感冒、或是痢疾吐泻，郑增寿都开方配药给他们服食，往往都能药到病除，所以，也有人尊称他为“先生”。

一天下午，郑增寿忙完了伐木场的工作，正要提起笔来写家书，忽然有个少妇，跌跌撞撞到伐木场里来找他。那个少妇身穿粗布衣服，蓬头散发，神情既焦急又紧张。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随时有眼泪要夺眶而出。她见了郑增寿，倒头就拜，同时语无伦次地：“先生，我听我大娘说你



会医病，便急急跑来，求求你，求求你，去给我的男人看病！”

“你是谁？”郑增寿纳罕地问。

“我是阿牛的老婆呀！阿牛病得很厉害，他发着高热，神智不清，乱咬自己的手指！求求你，求求你快去救他！”那少妇说。

“你住在哪里？”

“那边树林里！”

“好！”郑增寿想了一想，答应道：“你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你要快点去呀！”

“好的！”

树林里那间以阿答围墙的屋子，实在太过简陋了。郑增寿在伐木场老工人阿清伯陪伴下，踏进那间泥地的屋子，进门就看到阿答墙壁旁边有一张床，床上挂着一张黑污的蚊帐，蚊帐里躺着一个男人，正在发着呓语：“暖哟，我要死了！暖哟，我要死了！”先前到来向郑增寿求救的少妇，看见他们到来，像是见了救命恩人一样，急忙跑到床前，对病人说：

“阿牛，先生来了，你有得救了！你不会死了！”病人好像听不到妇人的话，依旧呻吟不歇：“暖哟，我要死了！”

阿清伯问那妇人：

“阿秀，阿牛几时得这个病？”

阿秀，那妇人答：

“昨天晚上，他从芭里回来，就开始发烧，起初还呕吐了一阵，接着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阿清伯皱皱眉说：

“会不会是阿牛冲犯了青脸那督？大芭里是不能乱乱小便的！”

阿秀哭丧着脸：

“不知道！”

她说后以期盼的眼光，看着郑增寿。

郑增寿一言不发，走到床前，掀起蚊帐，他先看看病人的脸色，只见他脸若金纸，已毫无血色了。他翻了他的眼皮，看了一眼，就伸手替他把脉。当他接触到病人的手腕时，令他大吃一惊。因为病人果真如那妇人阿秀所说的一样，把自己的手指咬得血迹斑斑。郑增寿正要凝神替他把脉，病人忽然双手一挣，双脚一蹬，大声喊叫：“喂哟，我要死了！”同时，又把双手伸到嘴里狂咬。这可吓得郑增寿跳了起来。幸亏阿清伯经验老到，急忙冲上前用力扳下病人的双手，不让他咬自己的手指，并对妇人说：“快找根绳子来，缚住他的双手，不然他的手指咬光了，他就会真的没命！”

阿秀急忙去找绳子，郑增寿也协助阿清伯扳下病人的双手，两人合力将病人的双手按压在床板上。病人此刻仍狂喊不休：“喂哟，我要死了！”

郑增寿一面用力按住病人的手，一面向阿清伯问道：

“冲犯了青脸那督是这样的吗？”

阿清伯也一面按住病人的另一边手，回答道：

“是的！以前死了几个人，都是这样的！”



“唔！”

那边厢，阿秀找来了一根绳子，跑过来把绳子递给他们，说：“绳子来了！”

于是，三个人合力把病人的双手，分别缚在两边的床脚上，郑增寿才有余裕替他把脉。

郑增寿一面替病人把着脉，一面皱起眉头，沉吟不语。

“他的脉搏这么狂乱，已经病入膏肓，要用什么药才能治好他？”

阿秀也用惶急的眼光看着他，不断地问：

“先生，他有得救吗？”

过了一会，郑增寿才抬起头来，神色凝重地看着阿秀和阿清伯，缓缓地说：

“要用羚羊犀角！”

“羚羊犀角？”阿清伯犹豫地问。

“是的！只有羚羊犀角，可以退下他过旺的肝火，或者可以搏一搏！”郑增寿说。

“小镇上的药材店，不知有没有这种药？”阿清伯说。

“应该去找一找！”

“好！你开出药方，我去撮药！”

郑增寿随即开出药方，让阿清伯去撮药，他自告奋勇留在屋子里，协助少妇看顾病人。此际，他才有机会仔细看到少妇的脸庞，只见她长得相当秀丽，再看到两个蹲在阿答墙角的孩子，郑增寿便向她问道：

“那两个是你的孩子？”

“是的！”

“你们来这里多久了？”

“几年了！我嫁给阿牛以后就住在这里！”

“你丈夫是做什么工的？”

“替老板顾园！”

“唔！”

“先生，”少妇又问道：“阿牛有得救吗？”

“等阿清伯撮了药回来煎给他吃了以后才知道！”

等到阿清伯撮了药回来，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了。阿秀急忙动手煎药，煎好了药，再由阿清伯和郑增寿几人合力把药灌进病人的肚子里，这样地折腾了半天，已是晚上。只见病人正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郑增寿才忽然感到肚子很饿了。他对阿清伯说要回伐木场吃饭，阿清伯也同意了。阿秀这才省悟起来，说要煮饭给他们吃。但是郑增寿看见他们家徒四壁，实在不好意思叨扰她顿饭，便吩咐道：

“药服下去了！有什么变化明早你告诉我吧！”阿秀也点头答应，并目送他们踏着月光回伐木场去。

第二天一早，郑增寿就被阿清伯叫醒：

“增寿，阿牛死了！”

郑增寿吃了一惊：

“什么？昨晚他服了那帖药无效吗？”

阿清伯无奈地说：

“冲犯了青脸拿督，服了仙丹也是无效的！”

郑增寿听后觉得心理负担减轻了一些。但他还是急急地起身穿上衣服，说要到阿牛家里去看看。

到了阿牛的家，只见阿牛直挺挺地僵卧在板床上，阿秀



则哭得好像一个泪人儿。再看她那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傻愣愣瞪着他们的大眼睛看人，一脸茫然，仿佛也感染到丧父的悲哀。看到这样凄凉的情景，郑增寿也感到心酸。他掏出钱包，拿了五块钱给阿秀说是他捐献的赙仪金，令阿秀惊得不敢伸手去接钱，因为以当时的标准，郑增寿在伐木场当书记，每月只有三十元月薪，他所给的五元赙仪，确是很大的出手。郑增寿也不晓得为何他会给那么多赙仪。他只是心中觉得，这样倒可以减轻他医不好阿牛的负疚。

一个月后，伐木场里多了一家人。她们便是阿秀和她两个孩子。原来伐木场主人福伯，同情她们孤寡无依，答应阿秀到伐木场来，负责煮饭烧菜的工作。原先的老厨司，当阿秀来接任后，就回中国去。郑增寿每天都是跟伐木场的工人一起吃饭，但阿秀来伐木场当厨司之后，他就没跟工人们一起吃。因为阿秀每餐都把他的伙食另备一份，捧到账房来给他。阿秀所以要这么做，有她的理由。她认为郑增寿是个斯文人，不应该跟那些粗鲁的莽汉混在一起吃饭。这可引起一些人的妒忌。尤其是那个长脚阿良，更咕哝不休，说阿秀不公平，郑增寿和他们同是工人，为什么不能跟工人一起吃大锅饭？还有他又四下挑拨，说阿秀把好鱼好肉都预先盛给郑增寿吃，工人们全部吃骨头和残羹。这件事闹到阿福伯耳朵里，他亲自到来视察一番，发现长脚阿良言过其实。他所以要挑拨是非，完全是出自妒忌心理作祟。其实，像他那么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山林里憋了几十年，还没有结婚，那种心理，是够教人理解的。终于，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是发薪的日子，郑增寿在结算工钱给长脚阿良时发生了一点小